



佛罗伦萨不晴天

Rainy day in Florence | 薇拉

故事从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开始……
佛罗伦萨的天空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母亲改嫁，景甜甜成了白心凉母亲的继女>>>

景甜甜歇斯底里
白心凉退无可退

权势与爱情对抗，十年阴谋一朝揭开，
原来人人都爱叶念琛，还包括你，
自以为会跟别人不一样的白心凉……

- 叶念琛是这样的人，他在七岁那年就已经对人生有了规划，他的字典里从没有“疯狂”这两个字。
- 他做派绅士，笑容温暖，可是当你真的想看透他的心，就会明白那有多么地难。
- 对于他来讲聪明是天生的，善良是他的选择。
- 没有人见过狂怒的叶念琛，包括他的父母。
- 可是如果他愿意，你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的冷漠。

佛罗伦萨 不晴天

Rainy | 薇拉 
day in Florence

故事从台心凉在佛罗伦萨做国外交换生的大栗生活开始……
佛罗伦萨天空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CS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罗伦萨不晴天 / 薇拉著. —长沙: 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358-7777-2

I. ①佛… II. ①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4313号



总策划: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周霞 刘艳彬

创意策划: 李萌慧 瞿章娅

视觉创意: 陈婷婷

装帧设计: 陈婷婷

出版人: 胡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张: 9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简介：

*Rainy
day in Florence*

十年里白心凉都默默地暗恋着叶念琛，只是他向来与校花景甜甜同出共进，根本没有在意过她的出现。她遭人陷害被请来家长，母亲出席，众人才知白心凉的母亲竟是景甜甜的继母。

景甜甜从知道这一事实开始，就对白心凉心存芥蒂，处处找碴，叶念琛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白心凉，甚至对她渐生好感。

景甜甜开始变本加厉用各种手段将这种萌芽扼杀在摇篮里。景父为了女儿，强迫叶家让叶念琛与景甜甜订婚，再用计逼白心凉远走他国……

目录

Rainy day in Florence

佛罗伦萨不晴天

第一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001

景甜甜上前一步：“哎，叶念琛，这不是我们在去意大利前买的吗？”她重重地强调“我们”。
白心凉看着叶念琛，他笑得如释重负：“是啊，给白心凉的礼物，总算是送出去了。”

第二章 我爱你与你有关

023

景甜甜眼波流转，眼中带着厌恶，脸上却带着迷人的笑：“白心凉，别以为假装善良就能够改变什么。我想说的是，你还有你妈，你们都一样恶心。”

第三章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45

叶念琛动作很快，景甜甜没着地，他已经接住了她，分毫不差。他拧着眉，怀中的人一张脸惨白，唇色黑紫，不像是装的。也顾不得太多，他抱起那轻飘飘的身子大步往外头走。

第四章 原来爱情那么伤

065

叶念琛来到宿舍楼下时正看到一个男孩一脸严肃地背着一个女生往外冲，再仔细一看，他后面还跟着白心凉和一个宿管科的阿姨。她急匆匆地跟着跑，第一次面对面地忽视了叶念琛的存在。

第五章 你的心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绽放

083

他端着餐盘走在景甜甜的后面，目光越过一个男生的肩膀，看到了满面愁容的白心凉。
他的瞳孔轻轻地收缩——她的目光为什么那么悲凉。

第六章 昨天太远，明天太近

105

“是吗？我靠。”景甜甜不知何时出现在两人身后，她一手自然地挽着叶念琛的手臂，从两人中间侧身向前，不假痕迹地推开白心凉朝图书馆看过去。

第七章 樱花盛放的季节

127

他们要订婚了，他们要订婚了。白心凉深深地吸了口气，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够控制住自己不掉下眼泪来，因为她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资格。她只是叶念琛的一个卑微的旋舞者，如此而已。

第八章
147

微风吹过下雨天

她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是一边掉眼泪一边紧紧反攥着他的手点点头说：“他最近明明都很……好的呀，正常……吃药，前几天才陪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很好的呀……”说着说着就已经泣不成声。

第九章
165

初夏光年

叶妈妈笑意盈盈地迎上前去，营业员们对儿子的啧啧称赞让她心里乐开了花：“过两天甜甜就要去主持你们学校那个什么晚会，她好像挺紧张的，我带她来挑衣服。差不多了，待会儿陪妈妈吃饭。”

第十章
191

是你给我小宇宙

白心凉看着他放下话筒，牵起她低垂的手，缓缓开口：“白心凉，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第十一章
209

花一开就相爱吧

“哎？”林致远站在门口，讶异地看着从总裁室冲出来的女孩子。她走过之后，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淡淡的香。那个女孩就是横蛮甜。

第十二章
227

走钢索的人

“爸爸。”她拉下父亲的手攥在手心里，感受那种熟悉的温暖，“叶念琛不会离开我的，对不对？”景晋阳看着女儿恳切的目光，心中一时五味杂陈，然后郑重地点了点头：“是的，爸爸保证。”

第十三章
245

我爱你，再见

“我会出国不再回来。”白心凉只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吊瓶看，“我这样赤贫都没胆量去自杀的，你一个千金小姐也真对自己下得了手。不过，看到你好好的，我也很安心了。”她说罢站起来，往外走。

尾声
265

美人鱼和幸福不会永远不知所踪

“不如跟我在一起？”他最后终于忍不住说了这句话，表情似笑非笑，像是一场玩笑，心情却是紧张而且认真的。

番外
273

There's no such thing

“不如跟我在一起？”他最后终于忍不住说了这句话，表情似笑非笑，像是一场玩笑，心情却是紧张而且认真的。

第一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景甜耐上一步：“哎，叶念琛，这不是我们在意大利前买的吗？”她重重地强调“我们”。
白心凉看着叶念琛，他笑得如释重负：“是啊，给白心凉的礼物，总算是送出去了。”





永不投递的信件：第七百九十九号。

叶念琛：

好久没有写信，你还好吗？

佛罗伦萨在下雨，巴黎呢？

呵，这个问题是多么傻。巴黎应该在下雪吧？

想一想，从佛罗伦萨到巴黎是八百八十六点五二公里，飞机直航只要一个小时，开车前往则需要十个小时。十小时，在国内只是从一个省份抵达另一个省份的时间，而在欧洲，则是从一个国度到另一个国度的时长——让人心酸的时长。哦，对了，圣诞节快要到了，你现在应该不在巴黎而是去了LA，悲哀的是我却只能在这里等你。是的，无论你在哪里，我都等着你。

七百九十九封信，九年零九十二天。从南京到北京，从中国到欧洲，我把所有的青春拿来喜欢你、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可是你知道吗，我从不后悔。那句话怎么说？你是我此生最美的风景。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们之间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可是我倔犟地相信，假如我耐心地走完这十万七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千里，你就会朝我迈出那一步，把它填成整数。我一直都在努力，朝着你的方向前进，哪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一种类似信仰的力量，不懂我的人不会明白。

你知道吗，小时候的我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勇往直前的骑士，当有一天我终于遇到我的王子时，我就可以成为公主了。

嘿，还有一个月，我也与你一样就要回国了。如果说前面的七百九十八封情书是我为自己铺设的台阶，那么这剩下的十封信的时

间，我希望自己能够努力地走近你，并且握到你的手。

八百零九，八月九号，那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日子。

这一次，我的耐心一如往常。叶念琛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问问你：十年，够不够我换你一句，我爱你。

白心凉

11.29

写到这里，白心凉停笔，叹息。从她口中呼出的气在空气中迅速凝结成白雾，然后飘散，不留一丝痕迹。闹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点，房东老太太早已上床休息。老太太是个很节省的人，上床前总会关掉暖气，她说这样可以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抵制全球气候变暖。只是对于心凉这种穷学生来说，熬夜到半夜两三点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了暖气她经常冷得头痛。今年的佛罗伦萨似乎特别冷，她下意识地裹紧身上的棉衣，然后伸手小心地把信纸折起收好，放在从Mandragora买到的特制信封中。想起今天傍晚从教堂的入口进入的时候法布里西奥神父慈爱的笑，她忽然觉得很温暖，在餐馆打工的疲惫似乎在那笑容之中一扫而空。她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翻开，脸上却露出一抹不自知的微笑。两年了，佛罗伦萨的春夏秋冬里，她认识了许多可爱又温暖的人。想起马上要回国了，她竟真的有些舍不得。在国内没有了Santa Maria del Fiore大教堂那悠扬的钟声，她会不会有些不习惯呢？

使劲地甩了甩脑袋，她停止了胡思乱想，想起明天还有一篇论文要交便禁不住头痛起来。设计管理的教授是西西里人，他说的意大利语非常难懂，通常一堂课下来心凉就跟死了一次一般累。终于要结束了，她兴奋地想，等到所有的考试完成，她一定要去巴黎看一看。

第二天，放在枕边的手机振动着，吵醒了还沉睡在梦中的白心凉。她腾地坐了起来，头有些眩晕，然而她的嘴角仍残留着微笑。即便是在梦中，叶念琛也总是能够及时地出现，就像是冬日的暖阳。紧闭的窗外飘荡着教堂悠扬的钟声，早上奔去学校交论文，十点才上床





的她叹了一口气，伸手把覆盖在脚上的衣服拉过来。室内的冷空气撞击着刚苏醒的温暖，皮肤开始变得青白，并且起了一粒粒的疙瘩，她咧着嘴嘶嘶地倒吸着冷气，牙齿也开始打战，仿佛这样能够缓解身上的冰冷。当她咬着昨天晚上剩下的三明治飞奔着出门的时候，距离她上班的时间只有不到二十分钟了，而今天是周末。

白心凉打工的LATINI餐厅是佛罗伦萨最知名的餐厅之一，很多当地人都喜欢到那里就餐，遇到盛大的节日甚至还需要提前预订，而这里三分熟的小牛排更是远近驰名。一路冲刺到餐厅门口，她还没进去就和佩罗撞了个满怀，高大的意大利男生扶着她的胳膊，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笑意：“嘿，美女，小心点。”她尴尬地笑，冲他点点头，然后赶紧进去换衣服。等她再出来的时候，看到佩罗还趴在玻璃上贴雪花，他看到她便热情地招手，心凉冲他笑笑，心想：圣诞节真的就快要到了。

店主茜茜雅走过来拍拍她，递给她一摞桌布，白心凉赶忙拉回思绪开始干活。一张张米白的桌布被她仔细地铺好压脚，再放上被擦得锃亮的银质餐具和各式各样的高脚杯，在这个家庭式的餐厅里，她忙碌得就像是一个小主妇。心凉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和许多留学生相比她显然是幸运的，远离只雇佣廉价劳动力的中国餐厅和离佛罗伦萨不远的Chinatown内繁重的体力活，她的工作环境简直好太多了。

忙了好一阵子，举目间心凉看到餐厅的主人茜茜雅又朝她招了招手，这个五十多岁的意大利人喜欢穿麻质的衣服和黑色的布鞋，乌黑的短发，发型很像国内前阵子很流行的桂纶镁头，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白心凉还以为她是华裔。

“今天晚上会很忙。”她说，“你的手脚要比平时都麻利些，晚些时候还会有中国客人来，你帮忙招呼一下。”茜茜雅笑着用流利的意大利语跟她交流。

白心凉点点头：“是山姆大叔一家吧。”她问着。山姆一家是来意大利做生意的潮州移民，经常来LATINI吃饭。

“是的。他们都很喜欢你。”茜茜雅拍拍她，“快去准备吧，马上就要来客人了。”

白心凉转身继续夹着桌布在各张桌子之间转着，白色的围裙在空中划出好看的弧线。佩罗经过她的时候总会递给她一个暧昧的眼神，心凉居然没有躲避而是笑着回应。

是的，梦到叶念琛，总是能带给她几日的好心情。

店内古董钟指向晚上八点，古老的钟摆摇摆着发出沉闷的响声。此时的LATINI已经人满为患，白心凉微笑着穿梭在餐桌间，不停地帮客人点餐，同时还与熟客们打着招呼。当她最后从佩罗的手中接过餐盘，转身准备去厨房放东西的时候，眼睛一瞥，发现门突然被推开，挂在上方的风铃叮零零地响着，发出悦耳的声音。

“欢迎光临，晚上好。”几个服务生忙活着还不忘分别说着欢迎语，似乎和平日并没有什么不同。

白心凉在看到来人时却定住了，是他。她看着他，整个世界几乎瞬间静止，那个脸上挂着绅士般的微笑在为大家开门的人，不就是叶念琛吗？

白心凉端着托盘的手有些不稳，这一刻的她满头大汗，浑身都是从厨房带出的油烟味，白色的围裙有些污渍，廉价的布料仿佛是在嘲笑她自己。她看着他，整颗心都在颤抖。

叶念琛，我每日向上帝祈祷与你相遇，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你。

“心凉。”山姆大叔没有发现她的异状，还热情地挥手招呼她过来，“这个小姑娘也是从中国来的，她叫白心凉。”心凉看着他笑着将自己介绍给随行的几位客人。

恍惚间见叶念琛抬头望她：“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他的语调竟然有些莫名的兴奋，眼睛笑得弯弯的，好像天上的月亮。他伸手拍拍山姆大叔的肩头，忽然用意大利语说，“Samuele，她是我的同学呢。”



心凉低头，脸红。她的意大利语发音一直不太好，所以才偷偷地将Samuele叫成山姆大叔，好端端的一个意大利名字被她叫成美国名。听到叶念琛把意大利语说得如此地道，她心里不由得羞愧起来。他仿佛她是她的魔咒，每次看到他就好像时光倒回，就算现在的白心凉已经是一名优秀的交换生，不再是当年那个傻傻的总是受人欺负的书呆子，可是当那个少年来到她的面前，她立时就会被打回原形，永世不得翻身。白心凉朝与他们同来的其他三位外国客人职业化地微笑，转身准备引他们到预留的位子上去，这时，一个身材高挑的中国女孩推门而入，带着些许外面冷雨的气息。叶念琛回头看她，关心地问：

“下雨了吗？”

来人也不回答，只是皱皱眉头，不耐烦的样子：“我都淋湿了。”

她嘟起嘴唇抱怨着，看着叶念琛的眼睛里分明有些责怪。好脾气的叶念琛暖暖地笑，伸手抚落她身上的雨水，透明的水滴浸入她厚厚的Burberry风衣内，瞬间泯灭了踪影。

“白心凉也在这里呢。”他说。

景甜甜撩了撩散落在额前的碎发，侧眼扫了一身厨娘装扮的白心凉一眼，她在外面就看到她对着叶念琛猛放电了。以前有些婴儿肥的白心凉瘦了许多，看上去更显清秀。她撇了撇嘴，道了声：“好久不见。”

白心凉礼貌地冲她点点头，叶念琛的一系列动作让她好像瞬间明白了什么。那个从小到大总是欺负她的景甜甜越发漂亮了，微髻的头发都拨到左边，随意地放在胸前，光滑的肌肤在灯光下显得白皙透亮，漂亮的大眼睛闪动着琥珀色的光。那张即便是生气也美丽的脸孔，同叶念琛是如此合衬。她扯着唇角，心里竟有一丝苦涩涌上来：一起在法国的两年，他们应该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吧。

“这边，我预订了这里最好的位子。”山姆大叔大声地招呼大家过去。

他说的是LATINI的地下酒窖，这里被改成特殊的用餐场所，里面有两张可坐六人的长桌子和一张可供两人用餐的方桌子，裸露的红砖墙四周整齐地码着各种不同年份、不同价格的红酒。有别于上面的热闹，这里显得安静而有情调，昏黄的灯光洒在室内，别有一番风味。

叶念琛为被雨水淋得有些愠怒的景甜甜拉开餐椅，等她坐下，回身再看时才发现白心凉并没有跟过来。

白心凉是在一周后离开佛罗伦萨的。

因为这次偶然的相遇，本来打算在回国的时候借在戴高乐机场转机的机会游巴黎的白心凉，再一次与这座闻名世界的浪漫之都擦肩而过。

就像是她在佛罗伦萨与叶念琛擦肩而过的那晚一样。

在这人世间，有一种落魄你能明白吗？那是一种未开始就已结束的苍凉，是一场没上演就落幕的遗憾，是一种不曾拥有便已经失去的脆弱。

十二月末的戴高乐机场还是那样大，大到空旷，大到荒芜，大到可以轻而易举淹没一百个白心凉。从一个航站楼到另一个航站楼的距离那么远，需要坐好久的穿梭巴士才能到达。白心凉笨拙地拖着行李下了车，她站在航站楼外，最后一次安静地回望。看不到，依然看不到。看不到埃菲尔铁塔，看不到凯旋门，当然也看不到叶念琛。她忽然伸出手去接着那落雪，就仿佛这场在她意念中的巴黎的雪一个月都没曾停过。

航站楼内好温暖，海关的法方工作人员热情地微笑，用流利的中文对她说：“你好，再见。”

这样简单的中文，让她有想哭的感动。

怎么办哪，白心凉？

巴黎让人不坚强。



第一次遇见叶念琛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九年前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夏天。暑期补习，课间休息，景甜甜着一袭白裙轻盈地从排列密集的课桌中间的过道走来，学舞蹈的她尖尖的小脸仰着，皮肤白里透红像是可以掐出水来。她走到第二排，开始蹑手蹑脚地拐弯站到正中间，白心凉就坐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那个书呆子手里正拿着一本书，线装竖版。景甜甜眨眨眼睛，忽然伸手抢过来握在自己手里，那一页停在《诗经·国风·邶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白心凉感觉双手被坚硬的书脊狠狠地划了一下，手中便空了，眉头立时就蹙了起来。她猛然转头向后看，景甜甜正扬扬得意地把那本《诗经》拿在手里把玩。

“哟，书呆子，《诗经》呢。”天鹅般美丽的景甜甜声音甜而不腻，说起话来如空谷中的黄莺。教室后面打闹的男孩子们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他们看着在白心凉的映衬下更显漂亮、如公主般的景甜甜，眼睛里满是羡慕。

“还给我。”白心凉憋红了脸，小声地抗议。她举起手想去抢过来，景甜甜却把书举得高高的，小个子的她根本够不到，“景甜甜把书还给我啦。”盛夏八月，她急得一头汗，外面明晃晃的日光打在她的脸上，鼻尖汗水如晨露般闪着光。

“哼，只语文好有什么用，别的科目都不及格，你呀注定永远都是穷人的女儿。”景甜甜故意将那个“儿”字的尾音拉得婉转悠长，末了还一手撑着桌角，一手在空中晃着那本书，扬扬得意的美目里闪烁着比盛夏的骄阳还要刺眼的鄙视光芒。

教室里，刻意压低的嘲笑声清晰可辨。像被那目光刺伤了眼睛，白心凉垂下了头，拳头在侧握住再松开，紧咬的下唇已经快渗出血来。刺啦一声响，景甜甜嘴角噙着笑将那一页狠狠撕下来，她拿着那页纸对着窗口的阳光歪歪脑袋欣赏：“哎呀，这首我喜欢呢。”

那撕书的声音犹如在白心凉的心中割破了一道口子，心头竟涌出说不出的酸楚。她蹲下身子，捡起被景甜甜甩在地上的残破的《诗

经》，默默地掸去上面的灰尘：“你喜欢，就留着好了。”她将书放回桌面，低声说。

此时不知哪里伸出来一只大手又将那本书抽走，白心凉“哎呀”一声，慌忙抬头去看，书本被翻开挡住了来人的半边脸，精致的眉眼却清晰可见。他看了看书，又看了看白心凉，扬起唇角笑一笑又把书安安稳稳地放了回去。白心凉没见过他，她敢肯定这个人一定不是初一八班的学生，可是他背着大书包泰然自若地站在他们的前面，就像是老同学般笑着。那个笑容如春日的阳光，好看得紧，白心凉甚至可以听到本班的女生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

“五彩绘图版《诗经》，我家有套一模一样的。”他看着她淡淡地说。

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个帅到没天理的男孩子，来到初一八班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对着她白心凉说的。他那么温柔地笑，声音低沉带有一点点磁性，虽然还只是少年，却已经那么性感了。白心凉的心怦怦地跳，脸竟然红到了耳根。

收回心神，此刻的她正坐在五十九号登机口前，傻傻地朝窗外张望，以前的那些事情总让她禁不住叹息。旁边的中国男人腿上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闪亮，他一边用蓝牙低声打着电话，一边在电脑上摆弄着什么，一副商务人士的模样。

“我打扰到你了吗？”林致远突然问。身边这个人像是被他惊动了，看着他的眼神有些慌乱，像只待宰的羔羊。林致远挑着眉看了看腕表，“因为你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叹气。”

白心凉扯了扯唇角，声音略带沙哑：“没有，我只是在想事情。”

林致远耸耸肩不再说话，心想：这个女孩刚才只是想对他笑吗？那表情怎么比哭还难看。他低下头接着看助手发给他的策划书，新换的这个助理是凭关系进公司的，带起来非常费劲，经常出错，脾气还挺大。



“唉——”

林致远一挑眉，她这次的叹息倒是挺应景。佯装思考，他转头看着这个女孩的侧脸，她不算是漂亮的那种，可是很有气质，眼神放空，眉心却有些化不开的忧郁。他合上电脑，摆出一副聊天的架势：

“你在巴黎上学？”

白心凉托着腮转脸看他一眼，木然地摇了摇头。

他这张脸可是鲜少受到这样的冷遇，林致远摸了摸下巴，没再言语。

可在飞机上，她居然又坐在他旁边。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

“你不是来公干的吧？”林致远熟练地打开装着毛毯的袋子，一手将靠枕调到一个舒适的位置。

白心凉摇摇头：“来之前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个人急着要换票，就联系了他。没想到人家还是商务舱，想一想居然赚到了。”

“好心有好报嘛。”林致远问也不问，起身帮她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谢谢你。”白心凉很是感激，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绅士的中国男人，虽然有些多话。

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的班机起飞的时候，白心凉已经盖上毛毯仓皇入睡。戴高乐机场是欧洲最大的中转站，与来时一样，从佛罗伦萨回国也要在这里转机，这算是她第二次来到巴黎，却与她所曾想的方式千差万别。

也许就像景甜甜曾经说的，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属于她的地方吧。

白心凉这一睡就是两天，醒来的时候是在一个陌生女孩的房间。此刻这个热心的女孩子正开车送她去学校。

“你真不是我哥的女朋友啊？”林宁静边开车边从后视镜里看白心凉，表情有点失落，“他可是林致远，不是雷锋。”想想老哥满头大汗把她从海关背出来的样子，酷帅的林致远什么时候那么狼狈过。

“真不是。”白心凉摇摇头，心想兄妹俩一个叫宁静，一个叫致

远，真是合衬。

“你知道吗，当时我看着我哥为你跑前跑后的样子还在想，哼，终于露馅了啊林致远，早知道你在巴黎藏了娇。”宁静扬着嘴角坏坏地笑，“我哥还说海关差点把他扣下来，以为他贩卖人口呢。幸好我开车去接他，不然都不知道怎么把你弄回南京。”

“谢谢你们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白心凉打心眼里感激这对兄妹，人家跟自己素昧平生，谁知道她怎么就在飞机上发起高烧了呢，一睡着居然就不省人事了，幸好遇见了他们。

“没事，举手之劳，更何况我们还是校友嘛。”宁静冲她甜甜一笑，“哎，你学环艺的啊，一定很会画画吧？我从小就特别羡慕会画画的人，我在巴黎看过人家在博物馆前面画素描，超有感觉。改天你给我画一张呗？”

“好，好。”白心凉微笑地点头应着。

她羡慕这样的女孩子，像宁静这样无忧无虑的笑容多么美，就像是澄净的山泉水，能流淌到人的心里去。像她这样出生在小康之家、父母疼爱的人才能有这种笑吧。车子平稳行驶，心凉转脸望着窗外，没再出声。

林宁静打着方向盘，车子转入北京东路又开了一会儿，D大就在眼前了。开到校园内，宁静把车停好，下来帮她把行李提出来：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白心凉把行李杆拉出来，“没几步路。”

宁静发动车子，白心凉这才想起来什么，赶紧趴在车窗上用力喊了一句：“替我谢谢你哥哥啊。”

林宁静在里面一笑，不知道嘟哝了句什么，跟她摆了摆手掉了个头开走了。

真是个爽利的女孩子。

白心凉目送车子远去后才拉着箱子走向宿舍楼，箱子的滚轮摩擦着凹凸不平的地面，发出沉闷的响声，像是能碾过人心似的。她站在

